

永恆的羽翼—Dr. Kazuhiko Higuchi 紀念特刊

2013年8月25日，一路協助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成長，被喻為「台灣沙遊治療之父」的Dr. Kazuhiko Higuchi 樋口和彥博士辭世了，在支持台灣加入ISST之後！！本刊為紀念Dr. Higuchi在台灣的足跡，以及他一生對沙遊治療的貢獻，特別刊出Dr. Higuchi的演講稿，讓在台灣的我們更瞭解沙遊治療的精神，及沙遊治療之美。



2010年12月Dr.Higuchi第三次來台，與梁老師及Barbara Weller合影

懷念台灣沙遊之父— 樋口和彥 Dr. Kazuhiko Higuchi

梁信惠 |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理事長
國際沙遊治療學會 (ISST) 認證沙遊治療師及教師

記得第一次與Dr. Higuchi談話是在國際沙遊學會的研討會上，應是2001年吧？他說他是國際學會的副主席，且有幫忙亞洲地區推廣沙遊治療的責任。我當時只認識Dr. Hayao Kawai，不知Higuchi是何許人物。他笑著跟我說大家都認識Kawai，而他是Kawai的陰影。很有趣的comment！

2002年五月，我們學會成立時，他就來了。他很用心的幫忙我們的學會成立，並做了講學。同年他邀請我去日本參加他們第十六屆的沙遊研討會。他非常「阿沙利」（日文發音）的，就向日本學會要求，要他們替我付了所有的費用，保括機票。他說本來日本學會有一點點抗拒，他就告訴他們，如果協會不付錢，他就自己掏腰包出錢了。那次在京都，於一夜晚會議結束後，他說要帶我去一個有趣的地方、走了又走，竟然就來到「中國城」。他貼心的請我吃一些華人的點心。

Dr. Higuchi一共來台四次講學(2002、2004、2006、及2010)，不管那一段時間，他都掏出他的心肝，教導大家。樋口博士，人很隨性，要講什麼就講什麼，他人生那麼豐富，有很多可以分享的經驗。下面順便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Dr. Higuchi是日本臨床心理學界中重要的人物。他於1927年生於日本橫濱，於1955及1957年完成東京同志社大學神學士(B. D.)與文學碩士(M. A.)的學位，接著進入美國波士頓安多佛牛頓神學學院，跟隨Dr. John Billinsky研究容格心理學，1960年獲得碩士學位(S. T. M.)，並於1975年拿到神學博士(D. Min.)。1964年前往瑞士蘇黎世榮格學院，在Dr. James Hillman指導下進行其夢境的分析工作，於1983年成為國際精

神分析學會 (IAAP) 的成員、及容格分析心理(Jungian Analyst)。

他長期地擔任京都文教大學校長，也是日本榮格分析心理學會 (JAJA) 會長。多年來他並擔任日本榮格俱樂部 (Jung Club) 社長一職，其出版期刊稱為Psyche。在國際上，他擔任「國際沙遊治療學會」(ISST) 副主席，並在日本全國性的「日本沙遊治療師學會」(JUST) 當主席，同時在專為預防自殺的日本生命線任職會長。Dr. Higuchi也是一位牧師，多年任職於京都 Marutamachi 教會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對了，他所著作而由心靈工坊出版的『神聖的愚者』是我蠻喜歡的一本書。為它寫書評時，我曾這麼寫：

「講道的後四章談到壽命、小孩、死亡、及家庭的主題。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告訴大家不要為明日憂慮，善用每人內心中的小孩，死亡不是人生的終結，及家庭是最能彰顯神的力量之所在。講章中處處流露出筆者這位好友的智慧與堅定的信仰。接近人生夕陽時段的他（樋口博士已是七十九歲了），對人生的生、老、病、死似已有答案了。」

我在書評的結論這麼寫：

在這人人本主義相當盛行的心理治療領域，樋口博士把他專業的沙遊治療與容格分析的經驗與理論，應用到他基督教的信仰上，可說是整合了心理學與基督教，也是給了人與神和解一個答案了。身為基督徒的我，拜讀之餘，蠻受感動。在此，我鄭重向大家推薦這相當值得細細品嚐的一本書。

最後見到Higuchi是2010年12月，他來台灣、與Barbara Weller，我的恩師，一起做教導。當時他應已是83歲，看起來還是健壯有力，非常有精神。他每次

來台都會跟生命線的人物見面，而且已被台灣生命線邀請今年(2013)10月要來拜訪。殊不知，上帝自有祂的打算，讓86歲的Higuchi生病，且於8月25日接他回去天家休息了。

跟Dr. Higuchi的接觸還有一段最讓我感謝及心疼的經驗。今年7月29日，於國際沙遊學會為台灣沙學成為會員國的理事會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見。Alex與Rie兩位主席均email告訴我說我們的申請案可能會被延後，今年大概過不了。Rie並告訴我說日本的代表提出反對的意見，而其他國家也有些覺得台灣入會是有問題的。

接到這訊息，與紀惠容理事（勵馨執行長）討論，她建議我馬上與Dr. Higuchi電話聯絡。蒙上帝的憐憫，我竟然在Dr. Higuchi的家中找到他，電話中與他討論台灣成為會員國的情形，他稍稍解釋他與Alex主席之間對這問題的討論，希望台灣、中國與香港三者可以有共識，不會發生衝突。講了半天，我最後問他：“你對於台灣成為會員國反對嗎？”他說沒有反對。我就問：“那可否請你打電話給你們在國際學會的代表說出這意見？”他回答這有困難，因為他的身體狀況不大好。我就拜託他，但也不勉強，並謝謝他。記得我也有邀請他等他身體好一些再回來台灣教學，他一口答應。



2009年11月於京都Dr. Higuchi與台灣沙遊團合影

話說回來，後來Rie告訴我Higuchi竟然有打電話去給在威尼斯的日本代表，為我們講話，因此我們台灣成為會員國的提案於理事會通過。沒有Dr. Higuchi的這舉動，我猜想也就沒有我們今天成為國際沙遊學會會員國的這件事了。謝謝他也心疼他，在他重病中也就是過世前的一個月，送給我們台灣沙學這麼貴重的禮物。然而我還是有點對他生氣，因為他沒做到他所說的、病好了就會再來台灣。

Dr. Higuchi，請好好安息吧！我們會永遠懷念你！

箱庭療法中的「美」

撰文：樋口和彥 國際沙遊治療學會副會長/京都文教大學校長

翻譯：邱敏麗 台灣沙遊治療學會理事/沙遊世界表達與療癒發展中心專業顧問

各位嘉賓大家好。從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最初成立開始，我身為日本人可以為台灣沙遊治療學會盡微薄之力，真是無比的榮幸。而今天又再度與各位見面，能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真的很高興。

這次我想談談箱庭療法中「美」的意義。

2009年秋天，在我住的京都舉辦了第20屆國際沙遊治療學會時，我也以這個主題作了演講，我想在座或許已經有人聽過了。在那之後，今年的夏天我在加拿大蒙特羅第18屆分析心理學（榮格心理學）國際學會（18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nalytical Psychology）中，我與James Hillman博士對於原型心理學進行了討論，同時「Archetypal Psychologies」（Ed. by Stanton Marian）、「Jungian Psychoanalysis」（Ed. by Murray Stein）的書中也刊載了我的論文，那些內容都是針對心理療法中東洋的「美」的觀點所進行的敘述。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提一下日本的箱庭療法的發展。我想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日本箱庭治療是非常盛行的，我想說明一下日本箱庭療法的發展特色，接著才進入這次的主題「箱庭療法中『美』的意義」。為什麼要談日本的發展呢？主要是因為箱庭療法中「美」的意義是日本箱庭療法的根本。我認為這也將成為將來世界各國的箱庭療法發展的根本。现在日本的沙遊治療學會會員有2089人（2010年3月），每年舉辦大會，今年秋天將在岡山舉辦第24屆大會。

日本的箱庭療法學會成立於國際沙遊治療學會創立以前，創始者Kalf女士數度來日舉行研討會，使其成為日本臨床心理學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在1985年國際學會的創始會員中日本就有河合隼雄、樋口和彥、山中康裕三人。接著此技法就開始從歐洲到美國快速地在各國展開。至今為止國際大會共舉辦20屆，去年的秋天在京都舉行。到目前為止日本共舉辦三次國際大會，都在京都舉行，前兩次Kalf也來日，我們也以河合為中心



度過了一個快樂、有趣的大會。這次的大會少了這兩位老師，不過他們的精神還是繼續被傳承下來了。

各位應該對河合隼雄老師不陌生，他在2004年也在台北的學會做了三天的指導。我想曾經接受過那個幽默溫和的老師教導的人對他一定有很多的回憶和懷念。當時河合老師的著作也翻譯成中文，希望有幸讓各位閱讀。

對於「美」這件事河合老師從一開始就很感興趣，常與我談論，所以我想今天我選擇了這個主題，他應該也會很高興。

首先我要問各位，我們的沙圖的「美」在哪裡？事實上我們的個案所作的沙圖很多都不怎麼有美感，反而是不美的作品比較多，或是也不會因為做得很美就代表治療順利。沙盤中的小物件被亂放或選擇的小物件不見得都很優雅或美麗。反而是醜陋到不願意面對的小物件被使用的更多。在這樣的狀況下，「美」

這件事在箱庭療法裡到底要怎麼思考？我現在要把這個問題追溯到人的療癒，這個人類的根本問題來思考。也就是說21世紀是進入一個大變動期的時代，被稱為有經濟危機的現在，我想用新的眼光來專注心理療法的根本的問題。

首先我要做兩點描述。第一就是思考「活著的意象」這個概念對箱庭療法來說是特別重要的概念。

我想眾所皆知心理學是一個新的學問，主要是進入到20世紀後才開始蓬勃發展。所以它是在現代科學的基本架構中發展出來的，思考著從胎兒到老人，各個階段的發展與課題，為了人類的幸福，研究心理上的解決方式，也思考著阻礙人類發展或影響幸福感的心理上的因素及怎麼被治療，這才發展出現在個別或是團體的各種治療方法。這些方法學的進步也有很多令人驚訝的東西。我想今天這個大會中也有很多最新有效的心理治療法正在被介紹。我當然也很高興有這



2004年11月與 Dr. Kawai及 Dr. Yamanaka 一起來講學

樣具科學的心理治療的發展，絕對沒有否定的意思，反而是對於這個長期進步的狀態感到驚奇。比如說我個人對於使用藥物或腦波的技術很注目，也和那些治療者有密切的工作。可是我個人並不與在現代科學的立場一樣的將人個體化、客觀化、觀察或操作。心理學是處理“心”的學問，要將人類的心完全的客體化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將人類的心一部分客體化，而觀察他的人也是“有心”人。「觀察者的參與」或是「參與者的觀察」是心理學家必要的基本態度。所以不注意個體的心理活動，只捕抓成為客體的心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在箱庭療法中讀取心象（image）的時候就顯得鮮明。更極端的說，最近沙遊治療師中，也有些人會以某種象徵出現幾次在沙盤中就表示個案被治療，或是曼陀羅的象徵出現就表示可以結案等，或在各個局部面向中出現的象徵一一地做解釋的在進行沙遊治療，甚至治療師意識性的暗自希望特定的象徵出現的情形也有。這有時是意識性的，有時是無意識的治療師對個案的侵入。像這樣治療師的操作性，常被誤以為是治療的成效或是成功。這些都是因為在進行箱庭療

法時對於心象（image）的認知錯誤所產生的。基本上我們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心像都是自律的產生。也就是說，那些治療師不認為任何的心像都是人類自然湧現的，或是重要的。確實心像是稍縱即逝的，他投射於具象進入人類的意識後又馬上消失、變化，很難讓人確實地掌握。所以人若跟隨著那樣的心象（image）行動是危險的，而治療師的合理化的思考模式也會被動搖。甚至在製作沙盤時，某個人他的心象大量地湧現時，哪個是真的心象具有意義，或是只是一時出現的無意義的心象是很難區別的。因此才會看到有些治療師會認為心象之於治療的價值不高。當然即便治療師這樣想我也沒有責怪的意思。可是我想心象（image）真的是人自律的創造出來的嗎？可能還需要再度思考。現今的社會，充斥著人工意象，比如說雜誌、電視的廣告，每天我們都在看。可是那樣的意象，不管它多麼的有魅力、或印象強烈，他都是別人做的東西，那些人工意象無法產生療癒力。但如果你的內心深處出現了一個衝擊你的東西，那是你自身「從內在產生的心像」，個案也是一樣的。所以我會很重視



第一個被擺的物件（或看了後沒有擺的）及當時的心像。個案選擇了什麼，當他觸摸那個物件時有什麼感受？是否有驚訝？才是重要的。我想大家應該都經驗過內在感受到驚訝時的狀態。當然，這不表示我們就以馬上瞭解心象的意義，無論如何，我最重視的就是個案和象徵相遇的那一瞬間。那一瞬間必定產生強烈的感受，那就是象徵所擁有的「心象的力量」。為何會如此呢？理由就是箱庭療法是現代科學，同時也連結著現代以前的學問傳統。也就是說，她具有希臘以來的西洋傳統學問以及東方古代傳統。並且在裡面加入了「美」的元素。雖然箱庭療法不是藝術，但我認為她是具有藝術原型基礎的心理治療方法。

我們被現代化給俘虜，所有的技術都被產業化、現代科學化的思考。連心理治療也一樣被要求要效率、成果，若過程不明確化就有無法被認同的趨勢。特別是醫療技術在長期的進步或導入保險制度的醫療經濟等，我們的治療如何有效率、有成果就會被檢視，且需要被證明。因此造就了治療師想用最省力的方式，以最少的晤談次數達到最基本的療癒來證明治療成果。因此箱庭療法也開始出現高介入性，對個案解釋可見的象徵以及分析過程來試著確定治療成果。

「語言」常是心理治療的核心，箱庭療法也一樣。她的核心也是語言，也進行口語治療。心象中看得見的部分和透過心象被引發出來的隱藏部分，被隱藏的部分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就是箱庭療法。也就是說個案看著自己的心像，感受著它，好像想說什麼，這樣的感受是重要的。也就是傾聽個案對於象徵的感受、想法、說法是所有的開始。有時從那裡也會開始出現聯想而產生「故事」。當然也有相反的情形，沒有語言或是像「啊、嗯」等非常簡短的語言。不論哪種方式的表達都是個案內心深處的一部分的表現。然後個案本來所擁有的「大的心」在療癒「現在的心」，這是我的觀點。怎麼會有這樣的觀點呢？要引發無意識的力量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洞察自己內在狀態。這是無法在一次的解釋中就可以達到的。

詩是將語言使用的最深刻、凝縮的形式。無論我們如何仔細地說明也無法到達它所想表達的那個境界，語彙數量簡約卻可打動人心。但是那不是為了節約能量，也不是為了效率，那就像是靈魂的招喚。況且諮商並不只是一份工作，因為如果只是工作，就會越做越累。這種疲累，我們稱之為 professional fatigue（職業疲勞）。現今的醫學、社會福利、心理學或臨終關懷等，對於從事心理護理人員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職業倦怠，也就是我們說的「職業倦怠症候群」。為了要克服職業倦怠，我們將眼光投注於藝術。為什麼人在繪畫的時候總是專注到忘了時間？為什麼他們不趕快畫完，提升效率、節約時間？藝術在創作的過程中有喜悅，也有某些能使人忘我的東西。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本質，因此我們可以忘我。所以我想箱庭療法就是與這個同性質。即便個案開始可能不是很投入擺沙盤，但當某個東西觸動了他的心弦，他就會開始忘我的擺了起來。而且不只是看著而已，他會想像他自己

的心像，做到自己可以接受為止，這就是心象的力量。在那個時候體驗到無意識的力量。

可能有很多人在做心理治療時，會以症狀恢復，或自我發展、人格統整為主要的目標，而很少思考心理治療與「美」的關係。但是很不可思議的是，接下來我要談的日本的箱庭療法的研究、文獻和初期的指導方式中，「美」很早就開始被意識了。這讓我想起，箱庭療法還在最初，還是在我的黎明期時的經驗。接下來我要談談一直存在在我心中的疑問。這個疑問一直存在在我心中，到目前為止也是。那就是我國在剛導入箱庭療法時的事情。1983年秋天，在神戶市六甲開明石箱庭研究會時，哲學家也是美學專家的中村雄二郎先生也一起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坊，當時，中村老師提出「為什麼箱庭療法的玩具要用這麼俗庸（德語Kitsch）的東西呢？」這樣的問題。當時河合老師回應「對我們來說，儘可能不買已經成套的玩具，而是一個一個選購、有時自己製作、或別人送的或是互相交換的普通玩具，反而是更好的」。我還記得當時這段有趣的對話。也就是說不管看起來多麼華麗，只有使用成品是不行的，其中手作是最好的。可能對於中村老師來說，以美學家的觀點可能想像



箱庭療法應該會使用精緻且專業的玩具，他一定是對於我們使用這麼普通的玩具感到驚訝而問了這個問題。對於他的問題，河合老師的回答不可思議地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在台灣箱庭療法翻譯成「沙遊療法」，的確Kalf女士的Sandplay Therapy翻譯成「沙遊療法」是比較正確的。可是為什麼河合老師要翻譯成「箱庭療法」呢？河合隼雄是將箱庭療法聯想到花道、茶道、庭園、能劇等我國自古以來有的藝術。雖然他們是不同的，但他們的根本都是以「美」為基礎，這就是河合的想法。

為什麼在榮格心理學被引進日本之前要先導入箱庭療法呢？因為我們認為首先要思考的是對「活著的象徵」的理解。這個想法到後來變得很重要，也成為了我國臨床心理學發展的重要轉機。無論是Kalf的「Sandplay Therapy」、「沙遊療法」或「箱庭療法」雖然名稱不同，但是本質都是一樣的。這和其他歐美的心理療法不同，她的核心是與藝術的基底連結的。將榮格心理學的基本概念用東方人也可以理解的方式解釋的部分也是原因之一。

創始者Kalf自己也在幾次來日演講時，使用箱庭療法這個名稱。她本身對於東方的宗教，特別是藏傳佛教有很深的造詣，她曾說雖然東方文化和瑞士不同，但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的文化基石，都應該被尊重。即便因此發展出不同的特色，都更應該互相學習，她反而更期待這樣的狀態。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瞭解，即便翻譯名稱不同，Kalf創始的心理療法是如此的多彩、內容是如此的豐富。

這是看得見的「物」與看不見的「心」相剋與調和的表現。玩具之於箱庭療法，它不只是“物件”而已，“物件”與選擇物件的“人”有很深的關係性，在那之中透過“活著的心象”我們掌握了人類靈魂的動態。也就是說在那裡我們看到了潛意識的力量。如此與個體的整體性連結，在那裡超越了意識，治癒力開始作用。或也可說是外在的世界中存在的“物”，只是唯物，但當它成為個體內在的“物”，被個體的心靈擷取時，他就會成為心象開始作用。而這樣的看法可以這麼容易被理解，



事實上這是日本的文化特色，而河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正因如此，箱庭療法非常適合日本人，河合的榮格心理學最終超越了心理學的領域，在神話學、文學、童話學、精神醫學、哲學等多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透過看得見形態的箱庭療法及小物件讓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作用。在他的眼中，他將在日常生活中周遭的東西看作是「活著的象徵」，他讓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作用。

我認為21世紀對西洋社會的人具有重大的危機。現代產業因科技的發展，越進步就越效率化、合理化，那樣的靈魂處於病態中，使得諮商中心裡客滿著等著被治療的人。雖然我在這裡說的世界大到好像終究讓我們無法理解，事實上不是的。當我接受一個個案進到了我的諮商室，就是我接納了世界、接納了這個宇宙。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案主的問題，看起來像是他個人因素所引起的，但事實上不是這樣。所有的問題都跟這個世界有密切的關聯，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獨立的。所以誇大一點可以說我們是在治療這個世界。藝術家、詩人、畫家、音樂家都是一個人對著全世界，且他們影響著好幾個世紀，他們的偉大成果就是具療癒性。在這裡我的想法是，我們的箱庭療法的本質是否也同樣的達到那樣深層的靈魂中？這就是我的疑問。我們是否做到和患者共同體驗「某種可以忘卻人生，深層之美的體驗」？這就是我在想的問題。

最後我要談談「美」的矛盾性來結束我的演講。不知從何開始，在日本文化中開始俱備「美」的特質，我不是很確定，但我想大概是在室町、鎌倉時代開始，到了德川時代才開始俱備明確的獨特性。至今存在於日本人的心性中，某種程度它已成為日本人的習性。



首先，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工具，如食器、花器、寺廟建築、庭園、孩子的玩具、娃娃乃至於最近的動漫人物，這些身邊周遭的東西全部都俱有濃厚的美的特性。也就是說什麼東西俱有美感，什麼東西很醜，不管他經過了幾個世代的變遷，有幾個基本的精神與形態是不會改變的。舉例來說在茶道中的「wabi」（茶道中美的理念之一，從簡樸中體會清澄、閑寂之趣；悲嘆感）與「sabi」（茶道中美的理念之一，歷史感；枯寂）有歷史的價值基準，這是複雜與深遠的且很困難說明的，美醜的判斷，一直都是互相矛盾的。「wabi」同時也有「鏽」的意思，有時我們認為「新的最美」和「太舊了就是沒有價值的醜」，這個和「豪華」與「寒酸」、「年輕」與「年老」、「純粹」與「混濁」等持有很多相對性的表現。更極端的說「瘋狂」常具有脫離常軌的「美」。所以對於「美」我們需要具有「辨別的眼光」，當我們面對即將逝去的事物的同時，也要持有「新的事物可能產生」的感受力。不管治療如何的成功，都跟個體天生的命運有關，我們要有愛與珍惜的心。

現今的心理學很多將人誕生時視為是白紙，沒有思考個體出生以前的發生系統，「生命」的連鎖。動物、植物、祖先和家族的連結，會因心理治療中一個玩具的使用而將他們突然地聯結起來。也就是說，現代人只偏向意識思考，而忘記了那廣大的無意識領域，使得各種問題因而產生，這就是我的見解。事實上我們都不是單一的個體，我們連結著更大的“某些事物”，我們不知道原來我們「被愛著」。東方人有時可以感受到我們對石頭的情感。有這麼一首俳句「不知走了多少山路，想休息一下，發現腳邊有紫色瑾花盛開著，心中感到一股暖流」（因對花的熟悉感而被觸動），從這首俳句的視點是「人看到了花才開始意識到她的存在，但即便花沒有被發現，她還是持續地開著」。若從這樣的觀點來說，現代人就像是失憶症一樣，只認為自己是孤單的個體而彷徨著，忘記了我們本來就和某些事物連結著，當人可以從深層的喪失被解放，人就可以被療癒。

當箱庭中的沙和小物件與專心陪伴的治療師的視線相遇時，會發生我們無法想像的狀態，一種被理解、被記憶，如果我們不說這是具人性的事物的神奇「美感」，那還會是什麼？！謝謝聆聽！

參考文獻

Murray Stein ed. "Jungian Psycho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Culture," Jungian Psychoanalysis, Open Court, 2010 Stanton Marlan ed. "Being and Non-Being: Fullness and Emptiness", Archetypal Psychologies, Spring Journal, Inc. 2010



譯者後記：邱敏麗

2010年10月26日接到樋口老師的來信，信中除了確認行程及翻譯外，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居然附上了演講的草稿。擔任日間翻譯以來，無論哪位講師從未給過任何的稿件，這次居然有，我心理暗自高興著。

2010年12月4日下午學會演講，樋口老師開口說的第一段話到現在還令我記憶猶新。一開場老師帶著他的招牌笑容，輕鬆且認真的說：「這次的演講，說不定是我在台灣的最後一次的演講，所以我很認真的準備了這次演講，因為我必須傳承.....」。2012年8月老師離開了我們，我想起了“傳承”這段話，開始動手翻譯老師給的草稿，希望老師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謝謝老師為台灣、為沙遊療法、為世界的宏大之心.....。

因為是演講稿，翻譯文為忠於原稿，若覺有不順或突兀之處，敬請見諒。

近期活動預告

本會將由Lauren D. Cunningham(SW, LCSW, MFT)

及Maria Ellen Chiaia(PhD, MFT, JA, CST-T)

二位國際沙遊治療大師於台北市亞東紀念醫院舉辦

2013年沙遊治療工作坊，內容精彩，早鳥優惠至11/15，歡迎參加！！

12/04沙遊初階工作坊【榮格工作中的神聖空間與園地:以兒童為例】

12/5-6沙遊進階工作坊【沙遊與煉金術】及【神聖空間：Isis女神的面紗與燦爛的黑暗】

12/4中午有會員大會，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102年捐款

關懷者1,100元

歡迎年滿20歲，贊同本會宗旨者，加入台灣沙遊治療學會。

加入<沙遊治療學會會員>可享報名優惠哦！

相關活動及報名訊息請參考本會網站：<http://www.sandplay.org.tw>